

德国“中国节”民众支持法轮功反迫害

【明慧网】二零一一年九月十七日，德国杜塞尔多夫市中心老城隆重举办“中国节”，吸引了犹如潮水般的德国民众前来观看，也包括很多旅德中国人。为了让更多民众了解法轮功真相，当地的法轮功学员们来到首府杜塞参加了节日活动。

在法轮功真相台旁，法轮功学员们展示功法，优美的音乐、祥和的功法，使很多人驻足观看并询问在哪里可以学功。当他们得到相关信息，得知学功是免费的，而且所有法轮功书籍和音像资料都可从网上免费下载，很是欣喜。也有中国人前来询问哪里可以买到《转法轮》书，并要求学功。

一对衣着考究的中年夫妇看过有关活摘器官的真相传单，停下来和学员交谈。他们说，“这个（中共）政权简直太不可思议了。你们是做很



明白真相的人们纷纷签名支持反迫害正义的事，希望（中国的）这种情形能够得到改变，或许十五年、十年、五年，尽快吧。”夫妇俩主动签名表示他们对法轮功反迫害的支持。

“中国节”上对法轮功学员讲真相反迫害活动签名表示支持的人非常多，好些人不得不等一阵儿才能轮流上签名的机会。◇



传真相大游行在台南举行

【明慧网】二零一一年九月十七日周末，在台湾台南市，五百多名法轮功学员聚集在安南区的“天马台”，举行传递真相游行活动。主办代表杨先生说出了这次游行的目的：“大家共同的愿望是要将法轮大法的美好告诉台南的民众。”

游行队伍以引人注目的天国乐团开路，随后是旗帜队、炼功队、腰鼓队和大型标语及广播车等；队伍两旁，学员们把真相资料、精美的小莲花和书签发放给沿路的群众。◇

【明慧网】一九九九年四月二十五日，逾万名法轮功学员行使宪法赋予的上访权利，集体到位于中南海附近的国务院信访办公室上访，要求释放此前在天津被当地警察无理抓捕的四十多名法轮功学员，并允许合法出版法轮功书籍。

中共江泽民集团为迫害法轮功，把这次集体上访诬陷为“闹事”、“围攻中南海”，这完全是栽赃陷害。法轮功学员的上访极其和平

理性，既没有大声喧哗，更没有阻塞交通。对中南海，他们既没有“围困”，更没有“攻击”，他们只是依法集体到信访办公室上访，而该办公室在中南海附近。

中共把法轮功学员和平上访污蔑为“闹事”是倒打一耙、颠倒黑白，闹事的恰恰是中共。是因为中共闹事在先，才有法轮功学员依法上访在后。

中共闹事在一九九六年就已经开始。一九九六年六月十七日《光明日报》发表文章诋毁法轮功。该报不是一个正常的民间媒体，而是中共喉舌。中共的历次整人斗人运动都是从喉舌媒体的批斗抹黑开始。法轮功学员都是和平善良的民众，他们与世无争，按照“真善忍”

“四五”上访是因为中共闹事



做好人，中共喉舌媒体发表批斗文章，不是无理取闹吗？

同年七月二十四日，中共中央宣传部下属新闻出版署向全国各省市新闻出版局下发内部文件，禁止出版发行《转法轮》、《中国法轮功》等法轮功书籍。《转法轮》等书籍都是教人向善的，很多人通过修炼法轮功，阅读《转法轮》等书籍，提升了自己的道德，诸恶莫做，诸善奉行。中共允

许海淫海盗、厚黑权谋的书籍在社会上大行其道，却下令禁止教人向善的《转法轮》出版，这还不是闹事吗？

一九九七年初中共公安部以先定罪、后调查的方式，在全国搜罗罪证欲构陷法轮功。全国各地公安局调查后均上报反映“尚未发现问题”，调查就此停止。法轮功修炼来去自由，没有组织，不介入政治，炼功点不存钱、不存物，法轮功学员都在做好人，可是中共公安部中的一些权欲熏心的人，在没有任何证据的情况下，给法轮功扣上了“×教”的大帽子，并让各地公安人员罗织罪证，试图弄出个大案，杀良冒功，捞取政治资本，这是中共政治打手在闹事。（接下页）

【明慧网】我今年五十多岁，是二零零七年开始修炼法轮大法的新学员。修炼前的几十年间，吃了很多苦。我从小争强好胜，爱面子，心眼小，事事都放在心上，好钻牛角尖。如此的性格，加上现实与理想的强大反差，给自己酿造了饮不尽的苦酒。

生活的不如意，加上自己心胸狭窄，我整天吃不好、睡不好，搞得全身都是病。严重失眠症、顽固性血管紧张、头疼、精神分裂症，狂躁时打架、骂人、摔东西，风湿病四个加号，全身关节疼痛，如刀割、针刺一样，关节僵硬得不行，特别是早起，两只手象吹了气一样，胀得不能握拳，腰椎间盘突出，疼得不行，翻身都要别人帮助，真是生不如死。我曾上过吊，想了却残生，结果未遂；想过出家，因舍不下亲生儿子未能如愿，活得苦很累。

单位里有几位修炼法轮大法的同事，我知道他们都是好人，待人和善、工作兢兢业业、任劳任怨，从不计较个人得失，更不会生气，自修炼后家庭都和睦了。我只是羡慕他们超凡的境界和与世无争的心态，却从没想过修炼，因为我受无神论和媒体造

泪水，为生命 被救出苦海而流淌



谣诽谤的宣传毒害太深了，不敢想涉足法轮功。

二零零七年正月初五，我因琐事与家人发生争吵，气得不行，为解脱自己，找到了本科室的大法弟子，说：“你们修炼人为啥不会生气呀？我也要学法轮功。”她笑着说：“好哇！你先听 MP3 吧。”回家后我迫不及待地打开 MP3，先听到的是“普度”和“济世”，我惊讶了：世间还有如此悲壮、动听的音乐？我被震撼了，泪水止不住地流，听了一天的音乐，我哭了一天。接下来我聆听李洪志老师

的讲法录音，几天下来全明白了：我如此不幸，都是自己生生世世中的业力造成的，不偿还能行吗？有什么想不开的哪？怨恨谁呀？我学会了五套功法，从此开始修炼法轮大法。

我如饥似渴地拜读李老师在各地的讲法，明白了做人的真正目的，开始按真、善、忍做人，遇事向内找自己的原因，用大法的法理要求自己做一个正直、善良、宽容、忍耐、道德高尚的好人。我的人生观、世界观发生了根本的改变，开始善意地理解周围的人和事，大法的神奇在我的身上迅速展现。学了法轮大法一个月，所有病症全部消失，身体健康了，内心也变得平静、祥和，我体会到了“无病一身轻”和“心底无私天地宽”的美妙境界，整天沉浸在修炼后的快乐中，脸上挂满了笑容，家庭和睦了，丈夫和他前妻的女儿对她爸说：“我妈真的变了，开朗了……。”现在我们娘俩就象亲生母女，了解我的人都说我象变了一个人一样。

是啊，是法轮大法使我发生了脱胎换骨的变化，使我结束了苦海人生。我流着泪感谢无私帮助我的同修，更感谢慈悲伟大的师父。◇

（接上页）一九九八年五月北京电视台《北京特快》栏目利用该台记者在北京玉渊潭法轮功炼功点采访炼功学员时的镜头，播放何祚庥对法轮功的诽谤。何祚庥是中共政法委头目罗干的连襟，名为院士却没有学术上的建树，此人居然能把量子力学和所谓的“三个代表”扯上关系，真是一个让科学蒙羞的科痞。何祚庥对法轮功的攻击，所用的例子和法轮功没有关系，是指鹿为马，栽赃陷害，这是中共文字打手在闹事。

该节目播出后，北京及河北数百名法轮功学员以写信或直接到访电视台的方式，讲述亲身经历，指出节目内容与事实不符、误导观众。九八年六月二日，北京电视台在了解情况后，承认上次关于法轮功的节目失误，播放了一个表现法轮功学员清晨在公园里祥和的炼功场面及其他人士一同晨练的正面节目。

何祚庥不甘心，继续寻衅滋事，又于九九年四月一日在天津教育学院《青少年科技博览》杂志上发文，再次引述九八年在北京电视台用过的已被证明不实的例子诽谤法轮功。天津的一些法轮功学员认为有必要向有关方面澄清事实真相，于四月十八日至二十四日前往天津教育学院及其它相关机构反映实情。在此过程中，法轮功学员非常平静、祥和，向杂志编辑和秘书讲述了他们通过修炼法轮功身心受益的事实。然而四月二十三、二十四日，天津市公安局突然动用防暴警察殴打法轮功

学员，导致有的法轮功学员流血受伤，四十五人被抓捕。中共警察无理抓捕前来讲明事实的法轮功学员，这才是闹事。

当法轮功学员请求放人时，在天津市政府被告知，公安部介入了，如果没有北京的授权，被抓捕的法轮功学员不会得到释放。天津公安向法轮功学员建议：“你们去北京吧，去北京才能解决问题。”天津市府的反常态度和警察的毫无顾忌，使人明显感到一股来自中共高层的压力。这是中共内部一些以整人为业的小人在闹事。

四月二十五日，上万名法轮功学员自发来到中南海附近的国务院信访办上访，行使宪法赋予公民的上访权利。当时的总理下令天津警察放人，重申了不会干涉群众炼功的政策。当晚十点，学员们静静离去。整个上访过程秩序井然，离开后地上无一片纸屑，连警察扔的烟头都被上访学员清扫干净。

由上可见，四二五上访之所以发生，完全是中共恶人在不断地闹事，而法轮功学员只是本着善意和平地去讲理，以合法的方式制止从一九九六年就开始的中共的闹事。即使没有四二五，中共这样一个与民为敌的邪党和江泽民这样一个嫉妒成性的独裁小丑还是会寻衅闹事，发动迫害。因为中共的本性就是“假、恶、斗”，它的历史就是一部内斗外整的历史。从它的出生到今天，中共的整人和闹事从未停歇。（文／楚行）◇

1999年“7.20”后延边大法弟子被迫害致死案例（六）

孙元武男，38岁，孙元武是吉林省图们市人，38岁，十年前因车祸造成下肢瘫痪。

99年7月，中国邪恶之徒开始对法轮大法实施全面迫害，从此孙元武家不断遭到当地政法委、610办公室、街道居委会、派出所等不法人员的骚扰、迫害。孙元武的家人多次被非法关押、洗脑，期间被勒索钱财近万元。孙元武的父母为躲避迫害被迫流离失所。因为孙元武行动不方便，政法委和“610”竟专门在他家办了一个“转化”班，强制洗脑。

2004年春节前三天，国保大队恶警白仁夫、朴成德、崔成浩在光天化日之下又绑架孙元武的父亲和妻子，剩下截瘫的孙元武一人在家，长达两天无人照管。两天后孙元武坐着轮椅和母亲到公安局去要人，而公安局长冯刚却下令将母子二人非法拘禁在公安局阴冷的后院。一个月后，公安局勒索四千元钱，才将孙元武的父亲和妻子放回家。

2004年夏天，孙元武家被迫举家搬迁，家人尚未稳定下来的时候，恶人又千方百计找到他家骚扰，原居住地居委会书记孟彩霞也以各种名义打电话骚扰，恶警李金友带人抄家，610办公室副主任毕文革带人到孙元武家骚扰，后又带一帮败类到孙元武家里办“转化”班。

由于重重的迫害与骚扰，孙元武身心受到严重伤害，健康急剧下降，于2005年大年初一晚上含冤离世。

滕沛香女，51岁，吉林省图们市安山村人。在学法前精神不正常，身体有多种疾病，1997年炼功后不治自愈，身体健康，精神正常。1999年进京上访，被非法拘留并抄家。2000年再次被非法抄家拘留，在看守所身心受到严重摧残后，被绑架到延边精神病院进行迫害，致使她精神严重失常。家人接回后一直神志不清，人都被迫害成这样了，恶警还经常骚扰。在长期的骚扰和精神折磨中，于2005年3月15日含冤离世。

王秀清女，55岁，在得法修炼

前身患多种疾病，经常痛不欲生。于1996年得法后，通过修炼，身心健康，疾病全无。2001年因讲清真相，被老头沟派出所不法人员抓捕，被非法劳教1年。在劳教所期间，她坚信师父、坚信大法，恶人使尽招数（灌食、体罚、电棍、不让睡觉等）都没改变她坚信大法的心。期满后被放回家后，恶人还是不放过她，没过多久又绑架她去洗脑班，她还是不配合，绝食抗议，被劫持到龙井看守所非法关押。她在看守所继续绝食抗议，直至生命垂危，被送进医院。在黑嘴子劳教所，五大队恶警王丽梅用多种酷刑手段对她施以残酷的迫害。在师父的慈悲呵护下趁不法警察睡觉之际机智闯出。

从那以后，王秀清过着流离漂泊的生活，有家不能回。在流离失所期间，不法警察还不断打听她的下落，还曾到原住所去查找。在恶党长期迫害下，王秀清身心受到很大的伤害，后来出现严重病业状态，于2005年11月3日含冤离世。

许君吉林图们市和龙人，家住图们市红光乡集中村一队。因为坚持法轮大法信仰，1999年“7.20”后被绑架、非法关押一次，后取保候审。2000年许君被非法判刑二年，关押在长春铁北监狱，2002年冬天超期关押后，又被图们市“六一零”恶徒劫持到图们党校“洗脑班”继续关押。

2008年6月11日在他妹妹家被延边自治州和龙市国保大队恶警及和龙市西城镇派出所恶警绑架到西城镇派出所进行刑讯逼供，由每两个人一班，两小时一换轮番对许君进行殴打，打累了就对许君进行体罚（蹲着）。6月12日下午5点多将许君非法关押到和龙市县级看守所。由于两天一夜的殴打，许君在看守所期间左胸开始疼痛，连躺都躺不下，经常咳血，拘留14天后转为刑拘，6月25日以扰乱社会治安的名义将许君非法教养一年零6个月，8月11日许君被送往九台市饮马河劳教所非法关押。在劳教所期间，许君经常感到

头晕，手时常感到发麻，发凉，但每天要被强迫劳役17个小时，从早5点起床，除洗漱三顿饭时间，一直到晚9点30分或10点都是上工时间。

在这种超负荷的劳役下，许君的身体遭到极大的损害，于2009年2月6日晚6点20分左右洗澡时晕倒，后被送往九台市中医院确诊为脑出血。晚21点，许君家属接到饮马河劳教所开放大队教导员史春光电话后迅速赶往九台市中医院，时间是晚23点30分左右。来到医院，家属看到许君浑身剧烈抽搐，呼吸困难，再仔细看，氧气孔在鼻子外边，打的点滴已经鼓了，药已经不往里进，旁边没有管教和护士，只有一名劳教所花钱雇用的男陪护在睡觉。

家属马上找到医生了解情况，医生建议必须转往大医院进行手术治疗，不然很危险。家属马上找到饮马河劳教所高磊管教要求保外就医，高磊跟劳教所头目汇报后说不行，家属要求转院，高磊说要转也只能转往劳改医院，家属说劳改医院不具备治疗脑出血的条件。在家属强烈要求下，凌晨3点左右，劳教所才让将许君转往长春市中日联合医院进行治疗，过程耽误了近3个小时。

在中日联合医院住院期间，史春光教导员暗示家属不要做手术，意思人财两空。家属决定手术，手术第二天，史春光跟家属说：“看看，跟医生说说，能不用的药尽量别用了。”当医生告之许君家属账户没钱的时候，史春光让家属先垫付医药费，劳教所却迟迟不往医院汇款。

2009年2月17日晚9点，许君含冤离世。

全同举男，68岁，可能是吉林省安图县白河林业局大法学员。在1999年7月大法遭受迫害后，他们一家遭劫难，他的老伴、儿媳、姑娘全都被抓进了看守所遭受迫害、全都被非法判劳教，本人因惊吓造成了突发性耳聋，把他放回照看吃奶的孙女，就这样还经常受到干扰、惊吓，于2002年11月6日迫害致死。

参照标准

中午休息，我和同事聊天。她看着我，突然说，“你真是比实际年龄年轻很多，女人保养到你这种程度，真是很成功。”我笑了，说：“你要镇静啊，我告诉你原因。”她好奇地看着我。我说：“因为我炼法轮功。”她的眼睛睁得大大的，说：“你先让我镇静一下。”那年是2002年。

后来她告诉我，她所知道的法轮功都是从中共的新闻里听来的。特别是2001年中共喉舌央视的“焦点访谈”节目关于自焚事件的报导，加深了她对法轮功的恐惧和仇恨。

记得网上有个故事，关于参照标准。说有个人去买碗，他用一只质地很差的碗轻撞其它碗，发出的都是浑浊之音，而他换了一只品质上好的碗去轻碰每一只碗，声音变得清脆起来。参照标准变了，一切都变了。的确，人们都习惯于用自己的“参照标准”去衡量事物，却很少想一想自己的标准本身到底对不对。而且有时

近日看到一条新闻与跨步电压触电有关，当时在场五人死了两个，全身焦黑，非常可怕。

什么是跨步电压触电，如此骇人？经上网查询得知：如果人或动物站在距离电线落地点8~10米以内，就可能发生触电事故，这种触电叫做跨步电压触电。人受到跨步电压时，电流虽然是沿着人的下身，从脚经腿、胯部又到脚与大地形成通路，没有经过人体的重要器官，好像比较安全。但实际并非如此！因为人受到较高的跨步电压作用时，双脚会抽筋，使身体倒在地上。这不仅使作用于身体上的电流增加，而且使电流经过人体的路径改变，完全可能流经人体重要器官。经验证明，人倒地后电流在体内持续作用2秒钟，这种触电就会致命。怎么脱离危险呢？就是当发觉跨步电压威胁时，应赶快把双脚并在一起，或尽快用一条腿或双腿跳出危险区。

我们很幸运借助这条新闻了解了跨步电压触电的保命知识，但是下面这条新闻的主人公当时并不知道



图：“自焚”是中共一手导演拍摄的煽动仇恨的假戏。

通过镜头放慢可以看到，自焚者刘春玲是被现场的警察用重物击打致死。自焚者王进东两腿间盛着汽油的雪碧瓶在火焰中完好无损。头发最容易被火燎，但是画面中王进东的头发完好。烈焰焚身应本能地奔跑以缓释巨热和剧痛，王进东

候，我们衡量世界的“参照标准”，也就是世界观，并不是我们自发形成的，而是被其他人有意灌输的。那么重新衡量一下这套“参照标准”，就变得尤为重要。

中共控制了千家电视台、电视

却仍坐地轻松自如。王进东背后的警察拿着灭火毯，等王进东喊完口号后才把灭火毯盖在他头上。

造假之处还有：警察本来是不背着灭火器巡逻的，所谓“自焚”的当天，天安门广场却突然事先放了很多的灭火器材。警察几分钟内从两辆警车里拿出20多个灭火器和灭火毯应付所谓的“自焚”“突发”事件。喉舌媒体的记者更是早就知道了将要发生的一切，有备而来，拍摄的有近景、远景和特写。能够拍摄整个天安门广场的长焦镜头，被解释说是大会堂上面的监视器，但是监视器是固定的，而自焚画面中镜头是紧跟事件发展移动的。麦克风能录下洪亮的口号，摄影师能拍到各种大特写，甚至“抓拍”到小孩喊妈妈的镜头。

台，千百家报纸、期刊，千百家出版社、研究所，没有对比，没有参照，没有监督，它想怎样骗，就怎样骗。

几年后，我和同事各奔东西，再见面时，当年的事已成为笑谈。她告诉我，她已有好多法轮功朋友了。◇



如何脱离险情，他和他的同伴是怎样幸存的呢。

这条新闻是一位广东妇女描述她丈夫工作时发生的险情。她丈夫是森林防火护林员，负责疏通砍伐护林带。事情发生在2011年6月2日上午10时许，她丈夫的工作单位组长正带大家用电动锯砍伐护林防火带，突然天地黑暗下来，骤然刮起一阵旋风，飞沙走石中，发生了大树砸断高压电线落地、形成跨步电压触电伤人事件。当时组长一看不好，拔腿便跑，刚跑出几步，便大叫一声扑倒在地，另一组员跟着跑几步，也倒地了。她丈夫看到此情景呆住了，急呼：“师父救我！”刚试着跨出半步，脚还未落地，就觉得脚下有一股逆流随脚下强烈感应，他收回脚，原地站，却没事，就听到一个亲切的声音说：“不要跑，跳出来！”丈夫定了定神，

按照声音说的，试着独脚跳出来，跳累了，双脚并着跳出来。这下真神了，没事了，得救了！另外两个组员一看，也跟着跳了出来，都得救了！后来叫来救护车，切断了高压电源，可是组长和那个组员，已是浑身乌黑。

文中提到的“师父”，就是法轮功创始人。原来，这位妇女经常把自己知道的一些中共迫害信仰“真善忍”的法轮功学员的真相告诉丈夫，开始丈夫很困惑：政府怎么会带头编造假话、打压好人呢？后来，他耳闻目睹了很多事实，终于明白了，退出了中共党、团、队组织。“三退”后他几次碰到危险都化险为夷，他更相信明白真相、“三退”会给人带来平安，他就又把这些讲给同组的人听，他所在的护林队是五人一组，在他的带动下，全组只剩组长和那个组员没退出。

确实，在中共铺天盖地的谎言中，在迫害巨大的压力下，人能保持清醒头脑，辨别善恶是非，选择“真善忍”，那就是一股浩然正气，惊天动地，神佛自然护之。◇